

湘西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助推 乡村振兴的效应研究

王钊 赵纯 谢娜娜 栗娟¹

(吉首大学 旅游与管理工程学院, 湖南 张家界 427000)

【摘要】: 本文以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湖南湘西十八洞村为案例, 对其乡村旅游的发展历程及乡村振兴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。研究发现, 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尚处于初级阶段, 开发层次较低, 对乡村振兴影响较大, 主要表现在改善当地居民生计资本、完善乡村治理结构、激发居民对民俗文化保护的积极性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、提升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起到正效应作用, 但同时也带来治理主体不完善、当地物价上涨、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加大等方面的负效应。基于此, 本文提出了村民参与、产业融合、城乡互动、生态保护等对策建议, 以期帮助同类地区加快实现乡村振兴。

【关键词】: 乡村旅游 乡村振兴 效应 十八洞村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F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 A

1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作用

近年来, 乡村旅游蓬勃发展, 以其投资少、带动面大、布局多元、发展方式灵活等特点, 在国内外多个案例地的研究中, 乡村旅游带动产业结构调整、促进产业协同融合发展, 日益成为城乡协同发展的重要动力, 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, 保障乡村社会稳定、保持村容整洁、加快农村民主管理等方面正发挥出愈加重要的作用。

乡村振兴聚焦国民经济和民生领域的根本问题, 即“三农”问题。乡村振兴是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、开发土地资源、产业升级重构、完善治理体系, 最终实现城乡协同发展的过程。

20 世纪 90 年代, 徐勇教授在 1998 年率先提出乡村治理的概念, 将治理理论与乡村社会发展进行了有机结合。此后, 学者解构乡村振兴的本质, 认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发展, 通过解决乡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, 实现乡村的发展和稳定。

2 湖南湘西十八洞乡村旅游发展基础、历程与现状

2.1 十八洞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

作者简介: 王钊(1989-), 男, 湖南张家界人, 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;;赵纯(1998-), 女, 湖南永州人, 吉首大学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;谢娜娜(1998-), 女, 湖南益阳人, 吉首大学本科生,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;栗娟(1973-), 女, 湖南芷江人, 博士, 教授,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、旅游经济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41861031);湖南省生态旅游重点实验室项目(STLV1803);湖南西部经济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(19JDZB034)

十八洞村位于湘西州西南部，属于高山熔岩地带，因村内有 18 个天然溶洞而得名。临近吉茶高速公路 209 和 319 国道，离吉首市中心有 34 公里，距州府 38 公里、矮寨大桥 8 公里，距高速出口有 5 公里。该村有 6 个村民小组，225 户 939 人，是一个典型的苗族聚居贫困村。

该村属高山熔岩地区，森林覆盖率 78%，境内自然景观独特，特别是十八洞溶洞群让人流连忘返，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“小张家界”。苗族文化底蕴深厚，保存了以苗家饮食、苗家歌舞、苗家节庆为代表的苗族原生态文化。

2013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十八洞村，提出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精准扶贫”的战略方针，十八洞村成为“精准扶贫”战略首倡之地。此后，十八洞村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，成立了苗绣、成志牧业、猕猴桃、果桑种植、油茶种植等 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因地制宜确定了劳务经济、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苗绣、乡村旅游 5 大产业，形成产业扶贫合力，使得十八洞村得以可持续发展。2016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由 2013 年的 1668 元增加到 8313 元，贫困发生率由 2013 年的 56.76% 下降到 1.28%，退出贫困村行列。

2.2 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

2.2.1 萌芽阶段：“农家乐”树致富榜样(2013-2014 年)

花垣县派驻扶贫工作队通过实地走访，决定依托溶洞的特色景观资源、交通区位优势，以农家乐项目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突破口。2014 年 7 月，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挂牌营业。仅一个月时间，不仅收回了初期的投资成本，还赚到了 4000 多元的纯利润。在 2014 年年底，村里陆陆续续开了十几家农家乐，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开始发展。

2.2.2 初始阶段：确立旅游发展新思路(2015-2017 年)

农家乐无序发展、商家之间恶性竞争、恶意追客赶客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频发，农家乐服务品质参差不齐，严重影响游客体验。为规范经营，十八洞村设立了游客接待服务中心，对农家乐进行统一编号，捆绑经营，标准化管理。

2015 年，引入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来也股份”)制定十八洞村旅游扶贫方案。提出了“一年启动、三年脱贫”的发展目标，明确了包括基础设施升级、旅游产业发展、周边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方案。通过升级了水、电、路等基础设施，建成青石板路、一游步道，并修建高标准入村公路保留民族特色改造民居卫生设施，改造后的十八洞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。

2.2.3 发展阶段：呈现“旅游+”扶贫发展格局(2018 年至今)

2018 年十八洞村景区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。同年，村里成立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，对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公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。十八洞村“旅游+”扶贫发展格局显现。基本完成了乡村道路建设、村民观念变革、活动策划、媒体营销、多产业引入等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工作。同时，通过土地流转土地与当地合作社股份合作方式“联姻”，通过“113 工程”建设多样化种养业等措施，使十八洞村形成了以乡村旅游业为核心，以种植猕猴桃为主的种植业，以饲养湘西黄牛为主的养殖业，以苗绣为主的手工艺加工业，以劳务输出业为支撑的“旅游+”扶贫发展格局，以下为十八洞村旅游发展历程如表 1。

表 1 十八洞村旅游发展历程表

主要内容发 展阶段	萌芽阶段(2013-2014 年)	初始阶段(2015-2017 年)	发展阶段(2018 年-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里程碑事件	创办首家农家乐	成立游客接待服务中心	成立农旅专业合作社
时期特征	基础设施落后，乡村旅游发展处于无序摸索期	完善基础设施，乡村旅游发展呈现自发型和粗放型特点	“旅游+”发展格局形成
乡村旅游发展主体	户外探险者	研学旅游者、周边游客	研学旅游者、自驾旅游者
乡村旅游投资主体	各级政府	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	湘西旅游股份有限公司
政府参与方式	花垣县委组织工作队驻村帮扶	完善旅游基础设施，编制乡村旅游扶贫规划	政府企业主导、引入外部企业，市场化开发乡村旅游业

2.3 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特点

2.3.1 乡村旅游的形式

该村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，苗族风情浓郁、特产种类多、保存有苗族原生态文化。十八洞村借助苗寨特色、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的文化优势，结合交通区位优势，以农家乐作为切入点，发展乡村旅游，整理带动了十八洞腊肉、农家豆腐、苗鱼、苗鸭、野菜、苞谷烧等民族特色菜肴为代表的特色旅游食品、开发出苗绣等民俗文化产品，并通过举办苗族赶秋节、苗年大型相亲会等活动，发展节事旅游，形成了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的竞争优势。

但是，十八洞村的乡村旅游开发层次低，其旅游吸引物主要以吃农家饭、住农家屋等观赏型产品为主，而缺乏具有参与性和体验性的生态农业的休闲度假的旅游产品。同时，在开发过程中，对乡土文化、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开发不够重视，缺乏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，不足以满足当今游客的更深层次的需要。

2.3.2 乡村旅游的定位与功能选择

乡村旅游具有整合乡村资源和处置乡村功能的作用，能否正确定位与功能选择是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完善的前提。目前，乡村经济的扶持还是我国乡村旅游定位的重点，如“旅游扶贫”，而关于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、乡村产业升级，乡村文化的影响方面考虑还比较欠缺。近年来，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主动结合村庄的实际，积极探索出了“以一带四”的农旅一体化脱贫模式。“一”指乡村旅游核心，“四”指猕猴桃种植、湘西黄牛养殖、苗绣、劳务输出为产业支撑。

2.3.3 乡村旅游的政府规制与扶持

2013年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了“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分类指导、精准扶贫”16字方针的“精准扶贫”战略办法。2015年，十八洞村被列为我国旅游规划扶贫试点村。2017年，十八洞村旅游扶贫项目开始实施。并由湘西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建设游客服务中心、培训中心、停车场、溶洞景观、观光车、环保酒店“地球仓”等一系列旅游服务设施。

2.3.4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

十八洞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政府主导、组织参与、群众获益。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，大部分村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，社区参与层次低，真正在旅游决策、管理等方面参与较少。居民主要从事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活动，如为游客

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。在开发苗族特色以及民居改造方面实行了全民参与模式，苗家腊肉、农家豆腐、苗鱼、苗鸭等民族特色餐饮和苗族“三月”“赶秋”“过苗年”等传统节庆由全体居民共同参与开发推出。

3 湘西十八洞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效应

3.1 乡村旅游对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

乡村旅游作为替代性产业、拓宽了当地居民生计渠道，还改善和优化了当地居民生计资本。政策扶持和社会企业参与有效助力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发展，同时实现农户收入提高，生计渠道多样化，生计风险降低。同时，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程度也更低，对十八洞村的特色古建筑和自然风光起到了恢复和保护的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当地村民的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。乡村旅游的发展带动景区内交通、水电、硬化路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。不仅如此，乡村旅游在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，如十八洞村已经形成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苗绣加工等支柱产业，当地居民不再只局限于以务农和外出打工为生，乡村旅游扶贫效果显著。



图 1 2013 年—2019 年十八洞村人均年收入增长对比

图 1 为开发旅游 2013—2019 年来十八洞村居民人均收入变化。可以看出，2013 年以来，人均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，到 2017 年，村民人均收入首次突破万元，并且收入继续保持增长趋势。

3.2 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

3.2.1 完善了乡村地区治理结构

十八洞村以农民流转土地入股、租赁等方式形成了新的经营组织，农民不再是单纯的经营者，而是变为股东和出租人。如成立了十八洞农旅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专门整合流转全村土地，集中规划发展产业，进行乡村旅游开发。新型经营组织的产生完善了乡村治理结构中缺少的程序，能够在政府失策时进行补救，补强了地区治理结构，增强了村集体与村民之间的凝聚力。

3.2.2 改善了乡村地区的治理文化

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，十八洞村原本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经济模式已经被改变，诞生了新的生存方式。首先。房屋建筑、供暖设备、厕所、WIFI 等基础服务设施得到改善；菜式多样、饭食搭配结构提升档次；村容村貌和公共环境得到优化。

3.3 乡村旅游对产业经济的影响效应

3.3.1 促进经济整合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

乡村旅游的发展能有效弥补农村资金供给不足，使资金在农村加速流通，更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。在乡村旅游带动下，十八洞村已经形成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苗绣加工等支柱性产业。另一方面，发展乡村旅游也增加了该村农产品的销售渠道，完善产业链，种植业以及加工业有效整合，最终成功完成十八洞村产业结构的调整。

3.3.2 促进劳动力就业，提高当地居民收入

旅游业的发展涉及与旅游业相关的各行各业，如制造业和加工业，这无疑增加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面，使得该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在家门口实现就业，获得经济来源。十八洞村村民平均年收入由 2013 年 1668 元，增加到 2019 年 10 月底 13818 元，人均收入翻了 8 倍。

3.3.3 促进农村电商发展，实现收入多元化

2016 年，十八洞村建立电商服务中心，引导规范相关从业者在线上销售旅游商品，实现线上线下协作。2017 年 12 月，首家淘宝实体店进驻，主要在线上销售猕猴桃；京东集团、湘西特派员示范站、湖南盘古电子商务公司合作，将十八洞村的苹果和桃子进行线上出售。目前电商收入占到了全村收入的近 50%，成功将十八洞的乡村旅游关注度转化为多元化的收入来源。

4 十八洞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对策

4.1 鼓励村民参与，营造乡村旅游和谐环境

乡村旅游的发展应当使当地居民和企业参与经营和管理，让他们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想法，共同为乡村旅游更好地发展出谋划策，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参与热情。对于居住在旅游景点内的村民，要充分利用便利的位置优势，可以通过开展农家乐、特产和商品买卖等旅游业务来获取报酬。

4.2 深化产业融合，推动农文旅产业发展壮大

将旅游深度融入农业现代化发展，积极探索“农业+旅游”的附加功能，拓展“农文旅”的融合发展之路。打造特色民俗旅游产品，推动农业与生态、文化、旅游的融合发展。另外，还要推动乡村传统工艺的发展，开发出具有苗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用品和手工艺品。应建立传统工艺亮点，提升手工艺水平，促使非遗与创意设计共同发展。

4.3 推动城乡互动，强化乡村旅游发展内在动力

如何实现城乡协同是乡村振兴实现发展的动力源泉。应与在产品开发、资金投入、市场推广、客源吸引、客户评价、品牌营销等方面有优势的城市企业共同协作，承包旅行社相关业务，将游客引入乡村，成为城乡旅游发展利益共同体；定位游客关注焦点，设计出具有创意且独特的旅游产品；完善网络销售，做好营销策划，从而提高知名度；加强城乡信息交流，最终实现互动双赢。

参考文献：

-
- [1]宋河有.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旅游智力扶贫[J].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19, 45(01):115-118.
- [2]谭文平. 乡村治理基本单元的多层化体系建构——以三种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为例[J]. 西部论坛, 2021, 31(03):97-109.
- [3]高源. 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探析[N]. 中国旅游报, 2018-03-20(003).
- [4]彭艺, 乌画. 湖南省乡村建设水平评价及对景观的影响利弊[J].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, 2020, 41(09):207-212.
- [5]Cheng Li, Xu Juan. Benefit-sharing and residents' subjective well-being in rural tourism:An asymmetric approach[J].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& Management, 2021, 21(5):112-119.
- [6]Čurčić Nevena, Mirković Svitlica Andrijana, Brankov Jovana, Bjeljac Željko, Pavlović Sanja, Jandžiković Bojana. The Role of Rural Tourism in Strengthen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Areas:The Case of Zlakusa Village[J]. Sustainability, 2021, 13(12):4-24.
- [7]Jiajing Hu, Lin Xiong, Xinyang Lv, Bo Pu.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:linking residents'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ur to tourists' green consumption[J].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, 2021, 26(8):34-55.
- [8]梁陶.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[J].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, 2019, 40(12):301-306.
- [9]罗正琴.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旅游开发——基于四川省的分析[J]. 农业经济, 2018, (4)(03):30-32.
- [10]史玉丁, 李建军.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[J]. 旅游学刊, 2018, 33(02):15-26.
- [11]银元, 李晓琴.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[J].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, 2018, 4(05):182-186+193.
- [12]邹卒.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——以重庆市为例[J]. 林业经济, 2019, 41(06):72-76+82.
- [13]金媛媛, 王淑芳.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[J]. 生态经济, 2020, 36(01):138-143.
- [14]于兴业, 李德丽, 崔宁波, 等. 乡村振兴背景下黑龙江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[J]. 北方园艺, 2020, (01):157-161.
- [15]黄震方, 黄睿.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: 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[J]. 地理研究, 2018, 37(02):233-249.